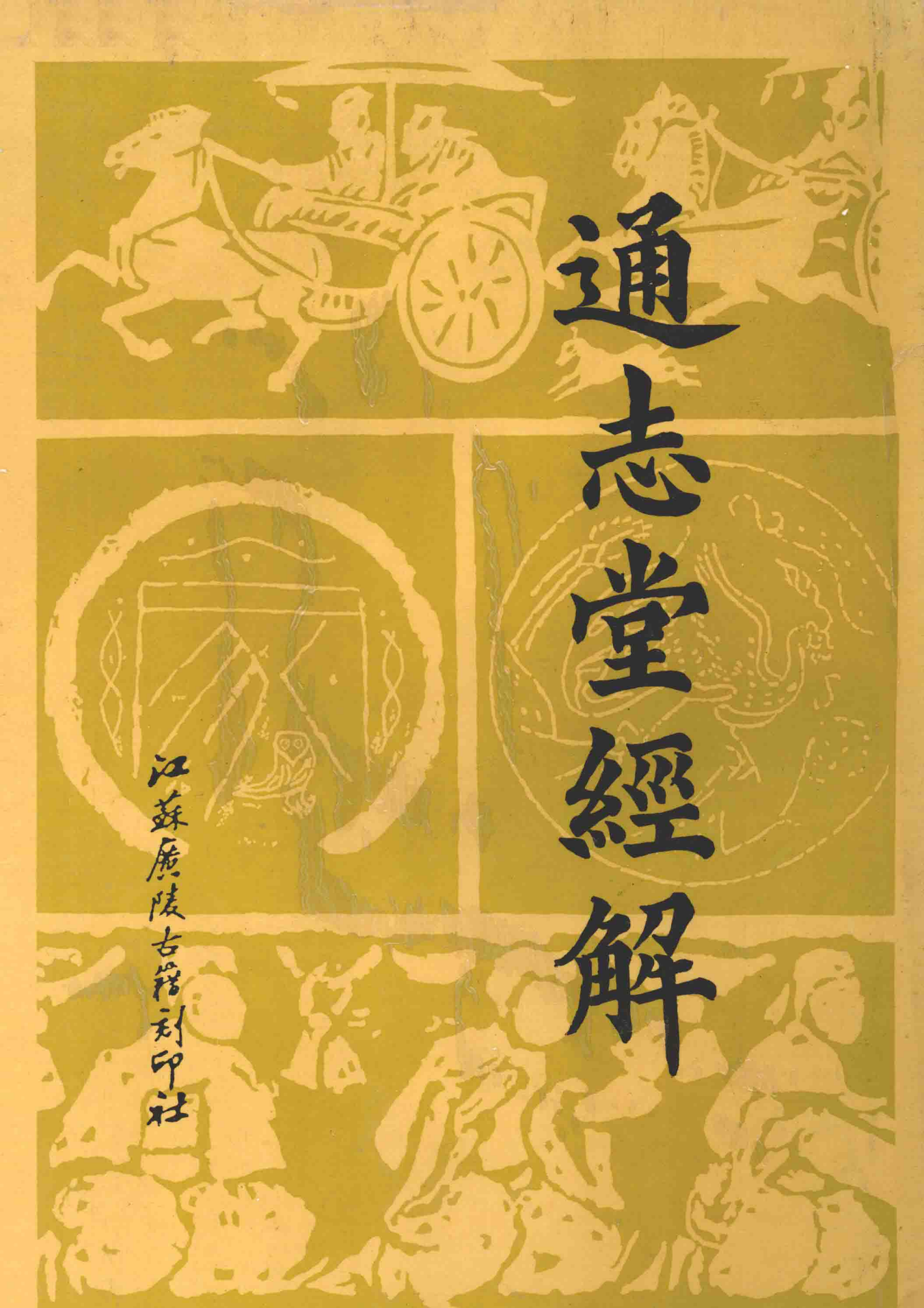




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志堂經解

16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疎之殺所殺而使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微別其貴賤之等而使各盡其分反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度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上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其人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遂其所趨去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爲之也予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始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之聞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者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聞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爲是耶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下同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

指修爲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格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上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中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爲之後而反由教以得之非復中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至於脩道則程千養之以福修而求復中之云却似未合予思本文之意獨其一條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中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爲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修道而立教焉則爲太繁復中而失本文之意耳改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者是有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以同浴而譏裸反禮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道天倍中情爲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曰然則呂游揚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鎮中密於游稱其顯悟溫厚謂揚不及游而亦每稱其頓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中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

後學所敢言也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其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豪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聞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也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中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中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令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中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懼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中去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昔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中爲人子者居不主坐坐不主臥臥不主側此其蓋不待其微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夫既

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固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豪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至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及躬為已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過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邪復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懼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

也是其語勢自相倡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議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者亦甚矣○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遏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精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不誤之甚哉若楊氏無過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住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矣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過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矣 曰呂氏之書今

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而謂改本則陳述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為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當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為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當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為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輩更其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輩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輩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貿臆私見口舌浮解所得而會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股肱與今瘡痍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密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闕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音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從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過倍矣○曰夫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知矣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至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欲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倚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

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存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焉

此言中者乃不能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索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

周子語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也耶曰子思之所謂中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辯之矣學者涵泳而別其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為未當而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定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入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潛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為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為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為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

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為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辯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為是也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眾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其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遠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繼思即是已發為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絪縕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還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常常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旗幟

此言中者乃不能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而以屬焉將不又為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索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

不能無差謬與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徒諸著月之章而自省反焉則亦足以有警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疎闊人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待深微揣反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淺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去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時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程子

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章矣蓋當眾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眾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去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若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不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益賢也乃其所以為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惟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致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當實而足以見其深潛止密之意學者所宜誦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順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去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豪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難若甚易矣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為絕學無為而楊氏亦謂有能

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疎不可曉也已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平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僅仆去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為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為矯哉之強與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為子路之強與北方之強者為未然耳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為慊音固未安惟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邈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案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

離人而立于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入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載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乘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遇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其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不能知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其能破矣道之在天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迨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言乾坤而重咸恒切於詩首開雖而我淫洪書記禮記降禮謹大昏禮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萬意之徒既已失之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消解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則又折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賢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

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為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必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然具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謂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曰然則程子所謂為飛魚躍子思與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為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下則為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與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其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巨細古今雖未嘗有一息之空閑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為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然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太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

之遺意邪曰此但徇世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為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為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為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始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在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景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猶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貴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此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道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莊子徐無鬼篇云夫道者不可及也聖人不可及也而後天而化之非智巧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和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大抵此章

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則其爲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玄奇 交紛 三音迷惑而無所底止愚者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惟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爲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或問十三章之說予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不能知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行者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小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遽變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友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正音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爲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解

哉○曰說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莫依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子食子一盾反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聲此推此意以鞠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十里之違音非背音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聲爲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音諸行音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到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音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始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音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音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

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於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嘗於耳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爲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以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於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其能裁其小天下其能被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替股履隊者蓋爲此也如此然後屬屬庸庸於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並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於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起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開開闢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蕃則有似於起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起耳其曰不起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悖悖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起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起而有似於

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富近世佛者妄以五

曰鬼神形而下者非氣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

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

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
之者也此則昏蔽駁_駁離天理幾_幾亡久而後能反
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
本則善而已故觀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
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
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_知困勉行為勇其
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
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
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
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
路明勇其語知也不早矣夫_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
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_快而言則三知為智三
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
其筆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
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
過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近為
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曰九經之說奈何
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
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
私故齊明威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
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謔邪則任賢不專御貨色則
好_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威色則賢者隱微_微
人用事則諂臣杜口_{杜口}之傳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
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
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娣
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
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
屬眾威足任使令_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
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_樂趨事功故
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其

不微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
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
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爲賢之授卽以達其
以待以委辭積反以迎其來固能授任以嘉其善不
強等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實悅而願
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
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
賞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
以蕃方類反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
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
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
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
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
之至然後有以各當賢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
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
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屬音任之不幸
而或不勝平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
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
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
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商而
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此非反之後則惟康叔成王
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意欲仲之
政政音譬如子奇左定四年主之吾弟一人周公大弟太叔如周則伯考李萬
司空五叔無官皇而年歲益長則謂其必解爵矣及成武宣武水職也
而有趙高未异異音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唐高宗和皇帝

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見史記廉頗亦安得而不慮邪
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
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
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
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成失之則亦
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爲教以敗國
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
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快音勞於求賢而逸於得
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音士所以
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
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音牙防畏備者愈密而其
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
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音千言者幸
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
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
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爲無忘
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音方番
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運而
又言靈輿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況
愚所謂校節奏積者音比長音上遺音道李人懷方氏之官
掌之於經有明文耶○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
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
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
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
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
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音古之也此其
不同音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
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文之意則雖亦
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
記者之誤耶然楊氏他書首尾相衡音橫決亦多有

類此者殊不可曉也。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顛音矣。事有實而不固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千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誠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說音說音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音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音依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上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音善不能如好好色惡音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修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修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八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知惡惡臭知好奸知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即事窮物而各求其理

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其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其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地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沖漠無朕而有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纒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惡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側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味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入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衷衷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衷衷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

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暗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不以爲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爲善也誠虛矣自其入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爲惡也何實知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其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爲不誠耳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一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平有偏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始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

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之性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者也人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捨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言者實理之通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爲飛鳥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掄則入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知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四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章句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歷

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惟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焉顏子好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蓋以性教分為學之兩途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釋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為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然其過於游揚則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為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為又非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其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

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惟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其之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知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有無別也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揚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胥失之矣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質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謂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眾善之意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己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乎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動為從義實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為

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辯也

或問至誠知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守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程子用便近之論蓋因異端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昭然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若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

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微頭微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在人者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于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于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為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有形而有物不誠則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無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喻夫誠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如游揚無息不息之辨恐未必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地位然後為無息耶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

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幾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日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其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誠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蓋未覺其語之更不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常非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相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遂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揚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為得之惟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而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

欲以擬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格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本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知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教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或問于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末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既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輻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周禮冬官有氏上篇是后氏上篇輿人上篇故其輻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闊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而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計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不履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